

五礼通考

第十一册

五禮通考卷第九

內廷供泰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蕃編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綢勢繫訂

貢

士吳江顧壽

纂校

古禮九

園丘祀天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之脫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橐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

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

唐書禮樂志園丘壇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壝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在內壝之外五星三辰以象實醴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五尊

星十二辰二十八宿遵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四時祭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遵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牲皆少牢席皆以莞

蕙田案冬至祀圜丘之禮至武德乃得其正開國規模邈然遠矣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裴寂傳貞觀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劉黑闥傳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五年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
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僞而諸儒方其補緝以意解詁未
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
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
爲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于紛然
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
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
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
于圜丘正月辛日記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
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其配祀
之主貞觀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唯配感

帝

蕙田案郊丘之論自漢以後紛然矣此志敘述原委簡括詳明至是人始知六天之謬而貞觀禮所定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卓然與經典合儒者之效遂開有唐一代制作厥後開元禮成而五典燦然明備矣後代禮樂之得其正實賴貞觀禮爲之權輿太宗之治所以煥然不同也然南郊祀靈威仰圜丘雩祀明堂皆祀五天帝尙未能革鄭氏信讖之流弊深哉

舊唐書音樂志冬至祀昊天於圜丘樂章八首

貞觀二年祖孝孫定雅樂

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詞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兮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

良景福降兮聖德遠元化穆兮天厯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

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闔陽播氣甄耀垂明有赫圓

宰深仁曲成日嚴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

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

啟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

輝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

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鐘歌大呂還符寶厯祚昌年

武舞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艷郊赤烏

見卽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軍禁暴開殷網幽明何叶
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

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又郊天樂章一首

太樂舊有此辭
名不詳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蘩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

龍旂洪歆式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遄飛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

有事于園丘

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二郊新舊書並載馬氏通考以十

七年爲八月四日而脫去十四年但云一闕

年月皆採輯之誤

冊府元龜貞觀十七年十月甲寅詔曰朕聞上靈之應

疾於影響茂祉之興積於年代朕嗣膺寶歷君臨區宇
憑宗社之介福賴文武之同心時無風塵之警野有京
坻之積厚地降祉貞石來祥營翠邑而流光發素質而
成字前紀厥功之德次陳卜年之永後述儲貳之美並
名字昭然楷則相次曠代之所未聞故老之所未覩自
天之祐豈惟一人無疆之福方覃九土自非大報泰壇
稽首上帝則靡申奉天之志甯副臨下之心今年冬至
有事南郊所司率由舊典十一月己卯有事於南郊太
宗升壇皇太子從奠於時累日陰雪是旦猶雲霧晦冥
及太宗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朗文物昭映禮畢祝官
讀謝天祝文曰嗣天子臣世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世
民纂成鴻基君臨宇縣夙興旰食無忘于政道導德齊
禮良愧于前聖爰有成命表貞瑞石文字昭然歷數惟

永旣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逮于皇太子某亦降
禎符並具紀姓氏兼列名字仰瞻雲漢實銘大造俯惟
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明靈之貺以
申祇慄之誠皇太子亦恭至泰壇虔拜于蒼昊庶因眷
祐之德永膺無疆之休初十六年太宗遣刻受命元玉
璽白玉爲螭首其文云皇天景命有德者昌並神筆隸
書然後鐫勒是日侍中負之以從

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
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與禮
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
堂者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
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

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園丘太宗配于明堂蕙田案自晉宋以後諸人議配帝唯此爲的當駁鄭氏極是

通典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爲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園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

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爲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園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別無園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園丘園丘卽郊猶

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爲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既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鄭元六天之義

蕙田案五帝非天郊丘非二所議眞如撥雲霧也舊唐書志以此列顯慶二年上議之人亦作許敬宗等未知孰是然祁公去高宗時較近今姑從杜

禮部尙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

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
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
血祭宗廟則炳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
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
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
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
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脇之九介太
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卽晉代故
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
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
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駢
犢之屬祝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
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

新禮引同蒼璧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

蕙田案祭畢燔柴牲玉同燎非禮違經至是乃革

舊唐書禮儀志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案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元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旣差舛難以因循謹案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卽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

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脫又案通

考作十一月疑誤

舊唐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卽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勅新造上元舞園丘方澤享太廟用之餘祭則停

唐書韋萬石傳上元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

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旣奉敕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園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案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元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案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據

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